



7.4

武夷女侠

通俗文学丛书

武 夷 女 侠

沙 陆 墟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8.5 字数, 180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001—500,000册

*

书号: 10088·949 定价: 1.15元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长篇传奇小说。写的是二十年代一位女武师，由苏南到闽北途中的一系列侠义行为和传奇故事。作品还描写了苏、皖、赣、闽等地的绮丽风光、名胜古迹和当时纷繁的社会风貌。故事曲折，情节动人。

回 目

第 一 回	安阳山大和尚请援 天王寺小辣椒偷盗	1
第 二 回	了尘指挥长荡湖 英雄混进溧阳城	20
第 三 回	众侠女巧施白鸽计 渔村姑劫犯乌鸦林	34
第 四 回	八哥儿屯兵小巨区 小飞燕投亲八闽地	47
第 五 回	九华山访尼谈佛法 分水关打虎显神威	64
第 六 回	长涧源侠女受崇拜 大帝庙歹徒被制裁	72
第 七 回	双林弃妻逼妻害妻 飞燕审贼探贼杀贼	82
第 八 回	老账房迷京戏畅谈刘秀才 小飞燕救民女威慑邹师长	95
第 九 回	败家子挥金似粪土 创业祖惜土如黄金	109
第 十 回	老尼姑诉说恶僧害良善 小和尚讲解古寺遭魔难	113
第十一回	刘德枢指说归宗岩 罗尘侠访问南溪庵	121

第十二回	罗尘侠梅仙山上扮尼 魏铁英归宗岩下卖女	135
第十三回	崇仁寺两恶僧伏诛 都御坪四侠士奏凯	148
第十四回	李天生强抢民女 罗尘侠制服土匪	163
第十五回	地保宴请李唐天子 飞燕弹慑龟陀法师	175
第十六回	罗尘侠计赚知县官 刘德枢伴游武夷山	189
第十七回	九龙窝教师谈茶经 五通巷飞燕送羽书	208
第十八回	大学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老贼子将山河权益让他人	221
第十九回	革命青年惨遭杀害 有志黄胄奋起示威	235
第二十回	大学生追悼三烈士 小飞燕协助一女英	248
第廿一回	反帝烽火烧燃万里 革命浪潮汹涌九州	258
后 记		267

第一回 安阳山大和尚请援 天王寺小辣椒偷盗

诗曰：国贼养奸弄毒蛇，群狼夺食乱中华，
桃源不是避秦洞，只有铤而走学叱咤！

话说在太湖西面十里路处有个大市镇，名叫陆区镇，归江苏无锡县管辖。这镇上有位女拳师姓罗名尘侠，绰号女侠小飞燕，今年二十四岁。母亲早亡，父亲罗小天，参加辛亥革命，在攻打南京雨花台时牺牲，那时小飞燕还只有十岁。小飞燕有个爷爷叫罗云天，拜该地安阳山朝阳禅寺住持慧云老方丈为师。名师出高徒，罗云天大有出蓝胜蓝之势。小飞燕罗尘侠从小跟爷爷学艺，一招一式，正传衣钵，武艺出众，誉满苏、浙、皖三省。

小飞燕罗尘侠自从十九岁那年离家闯浪江湖，在这五年之中，干了不少惊心动魄之事。在芜湖，火烧绿柳庄，打退红帮土霸金天豹，使武生名伶戴小楼安然脱险。在无锡，保护了华亚宾夫妇，使这位民间音乐家免遭杀身之祸。在南京，协助何少臣夤夜救出了京剧红坤伶小红玉及小生万盏灯，避开了军阀骆鹏的毒鏃。在上海，打倒外国拳击手赫尔逊，为我中华民族扬眉吐气。

小飞燕这个人，有浓厚的正义感。她想：“为什么割不尽路间的不平？为什么杀不尽人间的恶魔？而且不平的事越来越多，杀人的魔鬼越来越凶恶。我手里几颗弹子，腿边一柄短剑，能干得了多少事呢？这许多军阀、恶霸、流氓、豪绅、贪官……我一个人的力量，无济于事。我相依为命的爷爷又于去年病逝了，眼前连个亲人都没有了。这下又因为救兄闯祸，慧云大法师叮嘱我，不能在本地露面，要去江湖避难，我往何处去呢？”正在徬徨，只见绿衣人送来一函，罗尘侠接过一看，信封上写着：“福建省建瓯县五通巷二十五号刘寄。”小飞燕叫道：“喔，原来是姑丈写来的。”便拆开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笑道：“姑母惦念我，要我马上去福建会上一面。这信来得正巧，我怎么不去呢？”

罗尘侠的姑母叫罗宝姬，是他父亲罗小天的胞妹。二十五年前，罗云天奉了师父慧云和尚的法旨，曾带了女儿宝姬去建瓯光孝寺谒见住持觉云大和尚，代师父奉献红袈裟一件，请他北上，同去嵩山少林寺参禅拜佛。罗云天佛事办竣，便去城乡游览名胜，染恙，医药调治，颇费金钱，以致盘缠不敷，父女两人商量结果，便在城中卖拳头行医，凑集回程川资。谁知闽北不比江南，对此无人问津，正在为难处，适有秀才刘德枢在旁观艺，慷慨乐助。罗云天极器重刘德枢，旋谈及婚事，刘家以罗家远离两省，踌躇不决。适有府中学台罗庚桓膝下无女，乃螟蛉宝姬，配与德枢，遂成夫妇。如今宝姬因生父去世，胞兄与嫂均亡，尘侠住在无锡僻乡，形单影只，孑然一身，因此嘱他立即赴闽。小飞燕罗尘侠便决定马上起程。

从江南到建瓯，一条是浮海乘轮到福州的马尾，一条由

皖南入赣，越武夷山入闽。罗尘侠打算走陆路。她正在拼挡一切，忽见一个化缘和尚入门而来。这个和尚乃是溧水县天王寺的知客师了尘。曾跟随爷爷罗云天赶庙会，在天王寺前卖艺，故与了尘相熟，她便抢上一步，说道：“师父缘何到此？”了尘合十道：“阿弥陀佛，女施主有所不知，因为溧阳县长荡湖平民军首领潘八哥率领众渔民抗纳鱼税，掀起轩然大波。溧阳县公署层报省方告警，那齐督办命令警务处派遣警军一连会同金坛、溧阳两县鹰犬，用计擒住了潘八哥，寄押在溧阳县衙，役吏传出消息，要把潘八哥处死。老衲得知此讯，便去长荡湖访晤露九妹，商议营救良计。九妹知道老檀越和你本领了得，胸怀正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因此吩咐老衲以化缘为名，前来请求罗老英雄和你小姑奶奶相助一臂之力。”罗尘侠听到了尘知客师提到自己的爷爷，不觉泪珠潏潏而下，说道：“我家老爷爷已于去年无疾而终了。”了尘听了，吃了一惊，说道：“喔！罗老英雄已去极乐世界了。不知女菩萨敢闯龙潭虎穴否？”罗尘侠听了，喊了一声：“这个……”了尘说道：“有什么要事羁身吗？”罗尘侠心想：“我得马上去福建，如何去营救潘八哥呢？”再一想：“我去探访姑母是私事，晚几天去不要紧，营救潘八哥是大事、急事，不能迟延一刻。我得分个轻重缓急，我还是营救潘八哥吧。”想到此，便道：“没有什么。我马上跟你前去便了。”了尘合十答道：“善哉，善哉！有缘，有缘！”

正说到这里，门外老叫化子东厢王^①费老七走进来了。看他怎生模样？有《孤雁儿》一首为证。词云。

^①东厢王，即乞丐头。

看他戴顶灰毡帽，秃了顶，谁知晓；眉毛倒挂嘴巴斜，真正难描难造。朝天鼻子，招风耳朵，双眼红丝绕。身穿一件青棉袄，破又旧，藏跳蚤，秋冬春夏不分离，寒暖将它怀抱。天涯海角，人情看透，何处消烦恼？

费老七看见一个化缘和尚不尴不尬坐在屋子里，肚子里有些猜疑。罗尘侠一见情景，便替双方作了介绍，又把情形重述了一遍。费老七说道：“若用得到老叫化子时，俺倒也可以出把力。”了尘说道：“东厢王能相助，求之不得。”

此时，大门口又走进两个人来，一是铁罗汉魏铁英，一是杂技姑娘白玉兰。大家叙明原委，白玉兰先说道：“潘八哥是平民军的首领，我们理应效力。如今世道，真是险恶，去年江浙战争，齐燮元派伙派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星夜逃出江苏地界，谁知安徽归那个五省总司令孙传芳所管，还是在劫难逃。我哥哥玉松为了抗缴苛捐，拉去吃了两个月官司。现在哪里有块乐土？这世道何时能变啊？”了尘说道：“世道是会变的。前一个月溧水县知事的太太，到我们天王寺烧香，几位官太太烧完香，在客寮里吃素斋，噼噼喳喳闲谈开了。说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广东联合起来了，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只因今春孙中山去世，所以迟迟没有发兵。否则，我们可倒霉啦。”了尘说到这里，对门外看看，一阵秋风，把树上的几片黄叶吹了下来，在空中翩翩起舞。了尘便继续说下去“现在是民国十四年，在我的耳朵里也听到不少消息，在这一两年间世道是会变的。”罗尘侠说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去岁年初一，我们这里到了奉兵，头戴

皮儿帽，身骑高头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我爷爷正病在床上，我几次三番要出门拚个死活，都被我爷爷拦阻住了。后来我背了爷爷黑夜逃难。谁知路上受了风寒，病势加重，从此不起，不久便亡故了。人家说他老人家无疾而终。天下哪有无疾而终的人呵！”罗尘侠说到此，泪流满面。白玉兰劝慰道：“姐姐不要悲伤，广东的军队杀来消灭军阀，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哩！”罗尘侠说道：“是呀，我爹爹就是跟着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的，在攻打雨花台时牺牲，我相信中山先生是会拯救我们脱离苦海的，可惜他与世永别了”。

魏铁英是个火爆栗子性，急着说道：“这些事莫谈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营救义军首领潘八哥。不知大和尚有妙计否？”了尘说道：“诸位同心仗义，老衲熟筹一条计谋在此。”魏铁英说道：“师父若有妙计，快讲出来给大家听听，我们照计行事。”了尘对她看看，暗忖：“你这个女人有多少能耐？”罗尘侠看出了尘的心思，便赶快介绍道：

“这位姐姐是浙江天目山的魏派传人魏铁英，因为两膀有千斤之力，又好仗义，江湖上管她叫铁罗汉。”了尘笑道：

“小寺大雄宝殿两侧，原有十八尊罗汉，前几天忽然少了一尊，原来到这里来了。尊者也会变化，竟变成了一个女菩萨。”大家听了，笑个不止。了尘说完，便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白玉兰面前，说道：“小大士，白老班主在这里没有？”白玉兰答道：“我爷爷在船上。”了尘大喜道：“大家都在此，八哥儿有救了。八哥儿已经受了重伤，风声也紧得很，我们马上要行动了。”魏铁英说道：“请大和尚吩咐吧。”了尘说道：“现在请东厢王马上开路，要去溧阳县探个

真实消息，还要去庙堂①送药。贫僧也要先去长荡湖边串连，然后回到天王寺等候诸位。请设法带两套军装来。我们都在天王寺先聚会，再定对策。以贫僧初步打算，溧阳县必须去两个人。”费老七说道：“请大和尚放心，我有一个徒肯②，名韩山，人称小辣椒，与他同去，一定不会失风。”了尘说道：“人马也不要都去，魏武师的徒儿们到了天王寺，还是赶九月初九重阳节的庙会吧。铁罗汉嘛，一定要去冲锋陷阵的。”了尘合十道：“请玉兰姑娘告诉你家爷爷，把班子船开到天王寺去吧。老衲在寺里专候。”了尘吩咐已毕，魏铁英对费老七说道：“回头，请当方③去小船上取金创伤药。”费老七说道：“这个当然。小徒肯捏④了一只尖嘴⑤正在坟头烤哩，大师父今午就去那里吃杯三酉吧。”了尘合掌道：“阿弥陀佛，酒是犯戒的。贫僧剃度以来从不吃杀生之物，失陪了。”费老七说道：“老叫化子作孽，作孽。”说着便出门去了。各人也自去准备，分头出发，不表。

这里单说东厢王费老七吃过中饭，便与徒弟小辣椒韩山，仍扮着讨饭模样，向魏铁英取了上好金创伤药，往西南而去。一路寻钱，一路打听潘八哥的消息。你说你的，他说他的，莫衷一是。却有一条相同：潘八哥还在溧阳狱中。师徒二人加紧脚头，日夜赶路，不一日，来到溧阳县城。这溧阳县是江苏的小县，南面与皖、浙交界。唐代大诗人李白和草圣张旭在溧阳酒楼上饮过酒，所以县城虽小，名声却响。

①庙堂，即衙门。

②徒肯，即徒儿。

③当方，意思是当地的老前辈。

④捏，即抓的意思。

⑤尖嘴，即鸡。

费老七先去更夫朱根保处过了门，把小意思孝敬了土地，朱根保自然欢喜，说道：“自己兄弟，你还这样有规矩。”费老七说道：“如今自大总统起，一直到乡董，个个都爱别人孝敬他。曹锟的大总统，就是用钱买来的。要不是，猪仔议员谁会选他？他就做不到总统。讲到赫赫有名的段执政，他好象我叫化甲头一样，权力最大，小脚色都要孝敬他一份厚礼。官不分大小，都有弄钱的窍门。乡董，虽然比芝麻绿豆的县官还小，可是他会欺诈老百姓，弄钱也有一手，否则哪来的钱去上海四马路打野鸡？①也不会乘了小火轮去无锡吃聚丰园了。哪来的钱进燕子窠②？哪来的钱呼么喝六？哪来的钱穿绸着绢？”朱根保说道：“我是一个更夫，打更捉贼；替红白事人家，发放一点钱给穷弟兄们，哪里是什么官？哪比得上一乡之董的大先生？”费老七说道：“俗话说得好，‘不怕官，只怕管’。你是管梁上君子，管我们伸手大将军的。所以小贼一到，就得先孝敬你，先向你打招呼，否则在这里就难立脚，也开不得生意。我老叫化子若不来孝敬你，我能沿门伸手吗？”朱根保说道：“我们是老弟兄啦，也来这一套吗？”费老七说道：“有道是‘厮熟礼难亏’，你吃的什么饭？不靠我们孝敬，你也活不了。再说你还有衙门里的上司，能不每月送月规去吗？能不每季送节礼去吗？收下吧，以后还得要你老哥放只眼睛照看照看我老叫化子哩！”朱根保说道：“东厢王有什么为难只顾说，在我地界上，你只顾大街走、小巷闯，谁敢断你东厢王的财路？谁敢剪你的边？难道不怕三刀六洞？”费老七说道：“老叫化子也不会

①打野鸡，即嫖妓。

②燕子窠，即鸦片馆。

蝗虫吃过界，做出欺祖灭宗的事来。此来只想打听一件事。”朱根保说道：“有话只管说，我朱根保扞了脚筋也会赶着给你。”费老七说道：“我只打听一个消息：长荡湖那位潘八哥结了案没有？”朱根保说道：“老七，你和他有缘？”费老七说道：“非但有缘，还是个同山^①。”朱根保听了有些吃惊，心想：“这样天大风险的案子，也敢参预？真是买了咸鲞鱼放生，不知死活了。”接着问道：“你为此而来？”费老七说道：“特地而来，好歹要为他出把死力。”朱根保把大拇指一翘，叫道：“老七有种！这是一件造反大案子，是齐督办交办的。八哥儿镣不离脚，铐不离手，锁在死囚牢里，十八个兵丁日夜轮流看守。”费老七问道：“伤势如何？”朱根保说道：“伤势甚重，但其伤不在要害，还能保得性命。”费老七从身边摸出两个药包来交给朱根保，嘱托道：“烦你方便，这两包药，有○的是吃的，有×的是抹的，不要弄错了。你通了关节送进狱里去，好让八哥儿医治要紧。放风给当官，在狱中若有不测，当心他们的狗头！”朱根保说道：“这股风如何放得？若被捉住风根，岂不要我的老命？”费老七说道：“长老^②，你也太保命了。你明对当官说，是你在茶馆里听到的，特地送个讯去，那狗官谢也来不及，还会疑心是你放的吗？”朱根保说道：“这八哥儿的浪头实在太大了，把我的胆子也吓小了。老七你拿的主意不差，我就这么办，你放心吧。”费老七说道：“八哥儿若有个出头之日，长老你就通了天，做什么更夫呢？我保你做个夜总管。”朱根保苦笑道：“还不仍是个打更的！”费老七

①同山，青红帮里同一个老头子的平辈弟兄。

②长老，江湖上的尊称。

说道：“是更夫的总头目，你还嫌小吗？听说从前有个刘皇帝也是打更出身呢！”朱根保说道：“我一辈子打打更吧，别把自己的头皇掉了。”费老七问道：“这案子究竟怎么样了？”朱根保答道：“昨天我遇到县里的警探长，他说，这案子太大了，溧阳县作不了主，要送到省里去办。省里要派兵到县里来提解。”老七问道：“警探长叫什么名字？你与他有来往吗？”朱根保说道：“我这小小的更夫哪里高攀得上？他叫戴标胜，外路人。一意逞强，谁都怕他三分。他很会生拷活剥。”老七问道：“典狱长叫什么名字？公馆打在哪里？”朱根保说道：“典狱长是本县人，叫史长礼，就住在码头街，一问便知。你问他则甚？”费老七说道：“我与你两路发兵，叫他不会来麻烦你。”朱根保说道：“这就好了。我不比你老七，脚背上不带行灶，到处飞得。我有了家婆老小，就把我钉死在这里了。”费老七又从袋里摸出两只大土来，给了朱根保。说道：“这是我的小脚色小辣椒得来的彩，崭货，你舍不得吸，转卖也可得些大颈根①。”朱根保把大土接在手里，戛戛份量，笑道：“究竟是东厢王，有些手段。”费老七在朱根保嘴里探得一些真实消息，便离开更棚。在大街上寻到了小辣椒韩山，一路往码头街而去。

费老七问讯来到史长礼公馆门前等候，直等到夕阳挂树，只见一个四十余岁的人走过来，身穿黑色制服，在门前站定，便要推门而入。费老七一轧苗头，料想此人就是史长礼，便上前冒叫一声：“史典狱长，好久不见了！”这人对费老七看了一眼，说道：“你这犟皮头叫化子，何时与我相会过？”费老七一听此言，知道已是史长礼了，便道：“史

①大颈根，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

典狱长，你贵人多忘，却记不清前事了。这里不是厮谈之处，到窑堂里去讲吧。”史长礼听了一惊，心想：“碰上好汉来了。窑堂，这是江湖上的切口，不知指的什么？”便问道：“你讲的什么呀？”费老七答道：“我说，到你屋子里去谈吧。”史长礼暗忖：“总有些尴尬话要对我讲，或许还有些油水可捞。在门外谈，诸多不便。到屋子里去谈，也可避人耳目。他是糟老叫化子，料无妨碍。”想到此，便说道：

“跟我进去吧。”费老七听说，把身子转过去，故意高声对小辣椒韩山说道：“徒儿，你在这里守着，我与史典狱长讲几句话就出来。”说完，跟着史长礼到屋里去，来到庭前，向四周一看，只见：

虽非大厦	倒也精雅	名人书画	堂上悬挂
梅兰竹菊	之乎者也	明窗如镜	回光四射
庭前花卉	菊开桂谢	小小狱卒	有此庐舍
莫非勒索	定是敲诈	贪官污吏	朋比上下
民无噍类	还有何话	见机行事	真真假假

费老七看到厅堂上的陈设，庭前的布置，心想：“这个小小狱吏，哪来这许多家私？若不是祖上的遗产，便是向囚犯诈取来的。”他想到这里，肚子里已有了数，便走进厅堂。史长礼说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不知要讲什么话？”费老七说道：“你莫惊慌，我是长荡湖来的。潘八哥是我的把兄弟，特地送份人情给你！”史长礼一闻此言，惊得面如土色，好久不能回话。费老七见他这副神情，便轻轻说道：“典狱长这等慌乱做什么？我不是来害你的。你若能受我人情，包你无事；若不识抬举，那就休怪我们无礼了。”史长礼寻思：“人家送人情上门，哪有不受之理？只是这火里的

栗子，实在不好取食。”想到此，还是犹豫难决。再一想：“他既是潘八哥的余党，来者不善。况且前门已有他的徒儿守着，实则监视我的行动。若有个风吹草动，这些亡命之徒，岂肯与我干休？我的全家难保了。既有银子，又保全家，我何乐而不为？现在先问个明白，也好预留退步。只要于己有利，什么都可做得。”便道：“好汉有什么吩咐？”费老七从褡裢袋里摸出十个银元来，说道：“这里有大颈根十个，送给你买碗茶吃。潘八哥在你监牢里烦你多多招拂，保得他的无痛无痒，便是你的头等大功，我们以后还有另赏；也不会泄漏半点消息出去，你塞高枕头睡觉好了。潘八哥要是被臭虫咬了一处，你典狱长心中自会明白，我也不必说了。”说完，把银元放在茶几上，拱手出门而去。史长礼把银元向袋里藏了。心想：“天坍下来，有人去挡。长荡湖的平民军杀进溧阳县城来，有县知事去顶，顶不住，人头落地，与我史长礼无关。好好坏坏我都在圈子外边。我笃笃定定从中取利。要我照料潘八哥，这事在我管下，办得到。这钱拿来，我派得用场。”

再说朱根保暗暗送伤药去牢里，史长礼眼开眼闭，也不去管他。从此，潘八哥在溧阳县狱中浆养治伤，不提。

那费老七又费了一天工夫在县前打听消息，所得的和朱根保讲的差不多。小辣椒听到的也是一样。晚上又会见朱根保，问道：“长老你见到八哥儿没有？”朱根保说道：“昨天没有会到他，今晨史典狱长却放我进去了。我把两包药当面给了八哥儿，并告诉他哪包是吃的，哪包是抹的。我用村店①对他透了风，他点点头。我在那里看到他已脱了手铐，

①村店，即江湖黑话。

脚镣也不怎么重。出来，我又遇到史典狱长，他先关照我，一切他都领会了。囚粮之外，缺一少二，自有料理，不必费心。我也不再多说了，知道是你铺好的路。”老七说道：“人家漂亮，我们不要他贴老本。你送些去，日子不会太长，以后给你长老补数就是。今天我们走了，后会有期。”

费老七与韩山取路直奔天王寺。路上无话，来日夕阳时已到天王寺门前。这天王寺在溧水县东北五十里不到，长荡湖在它东南六十里处。属溧水县管辖，东去不远便是金坛地界了。它处于溧水、溧阳、金坛、句容四县之中，形势十分险要。天王寺以寺名地，天王寺既是一所古刹，也是一块地方。山门上有一额，上题“四大古刹”四个擘窠大字，是书法大家张旭手书，笔走龙蛇，醉墨如神。“四大”乃“四大皆空”的简称，后人以为是四大天王，故皆称天王寺。费老七遥见知客师了尘和尚早在山门口等候了。三人进了山门，弥勒佛祖腹趺坐，笑开着嘴表示欢迎。两旁四大天王，怒目相对，似有逐客之意。了尘不经大雄宝殿，领了两个叫化子迳去僧寮。只见白大鹏、白玉松、白玉兰早在那里了，双方打了招呼，就轻声轻气谈开了。费老七把在溧阳所探得的实讯和一切行事先讲了一遍，大家听了很高兴。了尘和尚说道：“我去长荡湖边走了一天，在渔村里已把落脚之处定下来了。长荡湖的兄弟姐妹们都担心潘八哥的生死安危。最好能送个喜讯去。”白玉松说道：“我去走一遭吧。”了尘合十道：“再好也没有了。”白玉松便向了尘和尚要了线路图及联络暗号，出了僧寮，星夜赶往渔村送讯去了。

白玉松走了不久，小飞燕罗尘侠和铁罗汉魏铁英也赶到了。小小的僧寮挤得无处坐立。大家坐的坐，立的立，挤在